珊瑚林

珊瑚林序

袁先生珊瑚林不枯稚不竪拂亦不私通牽馬至今快讀一過猶可想見

其嬰婆古槐下鳥聲鏗
韻無托祖意須棒德山
署釋政繼此揀出而美刻
若不盡刻何也蓋予不恨

滿日不見其全爲恨今日始見其全當日機緣未熟或甘飽蠹魚之腹今日魚識滄市誰識明珠爲知不作嘗

幼安園中金一例抛擲耶

此予所以懊往恨行之不早也

若先生家有元方而不能季

方先生家有季方而不能

元宰先生大札以語上灤與鼎
鑒令嫂長脉謹之塵既洗
卓老性命之旨已明宜乎與
先生與鼎足而兩先生執林

中生不得封侯死猶饒廟
食伊誰之力先生且輕量
國競生哉雖往于閒浮提
中現三先生于三先生流

集中乃看珊瑚林中人

那得紹三先生畫則終日

在三先生白毫光中人

自不識耳耶予即人語

生評優劣

華亭陳繼儒題

珊瑚林上卷

古郢門人張五教編
錢唐後學馮　賁校

明公安袁宏道中郎　著

大學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至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都是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竪眼何以横髪何以長鬚何以短男女精血何以成人此等可窮至乎此徹上語也求知物理如蛾趨明明轉爲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何如答格物物物格循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物格耶散杲公引斬圖落頭之事

下學工夫只在格物格物者窮究也物即意念也意不能空起必有所寄托故意之所在即物也窮究這意念從何起從何滅是因緣生是自然生是眞的是假的是主人是奴僕如此窮究便名格物此

清響齋藏板

格物即釋家之參禪也到得悟了時便名致知物即是知叫做誠意知即是物叫做正心故一格物而大學之工夫盡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無己則無人無人則無天下渾然萬物一體故曰歸仁顏淵思想吾身只靠着視聽言動今克去了己是無視聽言動却如何做工夫故請問其目夫子答云汝勿以目視雖以天則之目視勿以耳聽雖以天則之耳聽耳

清響齋藏板

目即已也已即非禮也此正約之以禮處顏子思來此事却難我今且做看到了旣竭吾才纖毫意見心思都捐棄了然後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不是末達一間蓋道體自是如此着力不得金剛經問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即顏淵問仁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即克己復禮為仁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等布施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也

問中庸首章與禪家宗旨合否答了此一章別無禪宗可學蓋天者對人而言凡屬見聞思慮皆人也情識不到不知其然而然是謂天命也即此謂之性能隨順這不落見聞思慮的便謂之道修此不落見聞思慮的便謂之教何也見聞思慮皆有離時如眼有時不見色乃至意有時不思法唯見聞不落始得言須臾不離是謂不睹不聞畢竟不在見聞上作工夫是謂戒慎恐懼夫此不睹不聞

乃獨立無對待者人以爲極隱極微不知是最見
最顯的蓋人只知見聞之爲見聞而不知見本非
見聞本非聞此獨也試觀喜怒哀樂未發時豈是
見聞攙入得的是即天命之性謂之中也發而皆
中節斯即見無見即聞無聞是則率性之道謂之
和也盡先天後天機括未有出這中和外者故曰
大本曰達道致即到也人能到中和時則天地自
位萬物自育此則修道之極功是之謂教蓋聖人

以裁成天地輔相萬物爲敎也

問尼父乃致中和者何春秋之天地萬物不位育答今人愁苦則晴日和風皆成隱憂今人快樂則疾風暴雨皆成暢適何關他天地萬物事

問禪宗謂一人發眞歸元十方消殞果若斯言自迦文成佛後無天地久矣答在孔子分上實位在迦文分上實隕但非麤浮者所能知見耳夫不位則不殞不殞卽不位前所謂無見聞思慮卽殞之謂也

清響齋藏板

問子思說天命之謂性則性超于見聞思慮之外非形色可倫孟子乃說形色天性也此如何會答子思所說與孟子所說無二孟子自說形色天性却不許可食色性也之說思之自見

問思孟之造詣同否答子思之學即孔子親傳孟子知言養氣與無聲無臭猶有絲毫許隔他如曾子之學亦與子思異子思說天命之性究竟至位育曾子說格物致知其功止齊治均平矣故今人

學術正曾子流派也

問堯兢兢舜業業何義答堯舜兢業乃身爲天子恐一念有差貽萬姓之憂也若論本體工夫則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眞兢業大抵世人只在睹聞上戒懼如要做好事做門面皆是也試細思之吾人那一事不在要人睹聞求其用功于不睹不聞者鮮矣

問聖人率性凡夫亦率性何爲有聖凡之分答亂

夫率情非率性也曰凡夫亦是不學不慮之良何
謂率情曰能見性雖千思萬動皆不學不慮未見
性雖百不思百不爲亦亦是學慮
問中庸如何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
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
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
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
小人而無忌憚只爲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

於此

孔子是實話孟氏便有過頭語如孔子說子臣弟友未能自是實話

學道人須智仁勇兼備有仁勇無智此是愚人有智勇無仁此是惡人有智仁無勇此是懦人

先生問如何是道心雖微答無思無為無聲無臭曰汝日用間有種種念慮言語行事不净等安得無思無為無聲無臭曰不可離了思為別有一个

無思爲者如水中鹽味分明有鹽但析不開耳曰若是則世間水與鹽是一件矣謂水離不得鹽則可謂鹽離不得水則不可
小人行險以僥倖非邀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

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但謂之眞心耶

問行不著習不察如何方得著察答說个如何便不著察

陽明龍溪謂儒釋有毫釐之辨亦指其施設處異耳非根源有殊也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常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

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華華者華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華故所之必務張皇卽如耕田鑿井渴飲飢食豈不甚好設有講學者便要聚衆講鄉約或逞精明者便行訪行華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華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矣

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或以己之所有者責人上以必無或以己之所無者責百姓以必有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耳

問二氏之學清淨無爲出世可矣似不可治世答世出世法豈是兩事如今做官的奚必不打人不

罰人撓叫無爲謂百姓有犯者來則治之不犯者聽其自然勿生事擾民此即是清淨無爲豈不能致太平

問道家有言人有三魂七魄有守家者有守塚者是否答有之昔黃魯直嘗患腰痛夜夢一女子云我是公前身葬某寺後今腰間被傷公宜爲别遷可已公疾魯直如言起之果見一女子面色如生而腰間爲水所浸因改瘞他所自是腰患頓除文

如倩女離魂事亦類此曰此事非人所習見頗難生信曰人之不見者亦多如汝之心汝不見其爲方爲圓亦將不信有心乎

問如何是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答人心不能强制之使不亂唯盡世間可欲者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自不亂矣不見有賢之可欲自不爲賢所亂不見有貨之可欲自不爲貨所亂斯老氏無爲自然之道也

客有好玄學者先生示之曰一切常人三教俱備
遇飢喫飯遇倦打眠遇熱舉扇遇冷加衣此玄也
逢人作揖打躬分賓主序長幼此儒也叫着即應
打着即痛此禪也何必遠有所求哉
自然而然此老莊所證的乃第七識事若夫竪窮
三際橫亘十方空空洞洞連自然也沒有此則第
八識事今參學人所執自然的所執空洞徧十泰
的又非七八二識乃第六識緣想箇自然空洞的

光景耳

華嚴一經總是一箇毘盧遮那佛以之全體文殊爲眼普賢爲足彌勒爲身合成一箇毘盧遮那佛善財五十三叅至彌勒而止獨不叅釋迦佛何耶以釋迦即毘盧遮那故

華嚴經熱鬧到底他經便都有冷淡寂莫處

問華嚴云一身入定多身起男身入定女身起何謂也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

用唯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卽今我與諸人原同在定中不必閉目靜坐方爲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義曰此以定爲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爲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若不明了心生疑怖則名不定矣辟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卽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謂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墻外金鼓聲我已

習氣便定若從來不曾聞未免有疑是謂不定華嚴言刼由心生過去現在未來之心不可得則過現未三時刼不可得時刼不可得則授記不可得表毘盧遮那之無生也主晝神主夜神主空神主海神表毘盧遮那之無所不在也外道不學佛然善財五十三叅中有外道登菩薩地者表毘盧遮那之不擇人也但華嚴境界雖大總只說得格內事至格外事不存焉蓋爲不離言語圖湊成箇

大道聖耳格外事言思路絕矣

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于過去事有即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爲某事今日當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即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爲我不從語言文字

入日問

問法華經大旨答一光東照已盡了法華經矣其後種種方便譬喻因緣皆不過法華經之註解耳光中見諸天地獄衆生諸佛涅槃修行過去未來億千萬載事建立如彼其廣時世如此其久凡聖如彼其多此正李長者所謂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此四句不離盡蓮華之旨卽法華全部亦越此宗旨不得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佛十刦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不得成佛道何相矛盾也蓋時刦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刦同是一樣非分久暫也如二人同在此睡睡着之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經歷數日一人夢止似俄頃此二人可分久暫耶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即慧足佛種從緣起即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斷一

清響齋藏板

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析色明空二乘
却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即是常住
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焦種也
問經云若人誦法華經者其父母所生肉眼能見
三千大千世界下至地獄上至有頂今人誦法華
者多矣何以都不能見耶答今之誦讀者果多實
如來所聽之經乎釋迦佛言生生世世在在處處
演說法華則今日亦現在說汝能聞否既果能

則汝所讀定非多寶如來所聽之經則肉眼不足宜矣必欲遠見世界天地當離眼根與色塵及日月燈光方能遠見汝今黑夜逮自巳手足亦不見何以見三千界耶則知汝之肉眼原不能見皆藉光藉色乃有見耳

問梵語首楞嚴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夫論理可說堅固若事相皆有毀壞安得堅固答理之堅固巳不待言雖言一切事究竟堅固辟如汝之肉身

即今現在時念念密移不得謂之堅固則究竟妖
後不得謂之不堅固無情器用時時壞亦復如
是蓋必現在時堅固然後毀壞時方可說不堅固
也古云一切法無性名爲堅固肇公物不遷論即
一切事究竟堅固之
楞嚴原是兩會說自呪文已前皆頓教觀不歷僧
秖獲法身可知矣此波斯匿王父諱日營齋所請
呪文以後皆漸教觀信住行迴向可知矣此現諸

王難後所說乃結集者合爲一經耳

楞嚴經註吳與解不可看彼處處配三觀四教如何依得

今人多以無着爲心然卽今肚飢便思食食時便知滋味食後便飽安能無着經云有不着者不可名無

楞嚴只破禪病非實語譬如告人云妄語是誑此卻是剩語然世間人以誑爲巢穴不得不細細破

之

問楞嚴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先生云辟如你夢見一池水與一河水爲俱是波不是答都是先生笑曰河池本無豈有是非耶

問如何爲物所轉故觀大觀小答試觀世人分別心輕者人我心亦輕分別心重者人我心亦重辟如有人爭尺寸土田見識大者便讓些與之識量小者必至爭訟推此則知轉物物物轉之義矣

無明即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念故明即無明試觀世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此即輪廻之本也

問楞嚴中說陰入處界其旨何如答阿難問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眞如性若今義學家必答曰五陰皆眞心影子無眞心何有五陰如離波無水相似彿却不如此答只說色不從自生不從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只如此便了蓋四處求生不可得

正是無生無生正是如來藏

自他共生即因緣無因即自然世人不說天地間事物從因緣生便說是自然而生佛俱破却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可見本來無生不過循業發現妄見似有耳

楞嚴文奧而義淺法華華嚴文淺而義深故楞嚴可講法華華嚴不可講楞嚴說工夫說次第非了義之教若法華華嚴則處處皆眞方爲了義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

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

見無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是

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不自觀音以觀觀者此自字最要緊瞿洞觀謂五

十種陰魔皆起於自自卽我相也故經中只教人

除我相

楞嚴五十種陰魔皆定中事定中之魔卽睡中之夢特麄細不同耳定中求慧故有魔若參禪者乃慧中生定故無魔如人不睡則無夢也問念佛者何以無魔答念佛心麄魔王在六欲天之上麄細不合唯定境細與魔氣味相入耳問習定者自身有魔乃理之當然何得另有天魔依附曰如病者見鬼雖因自巳病然實有鬼在特無病人不見以氣味有相接不相接耳

楞嚴云若以生滅心爲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令人在色身之內用功皆生滅心也初發心者愼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顧心地豈易平哉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何謂精明湛不搖爲八識區宇答爲爲六識分別不行獨八識本體在故有精明不搖境界此乃

用工夫做到者然終是根塵邊事

問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此意云何先生曰人呼汝名汝即應可因心念否曰不因心念又曰汝過飯就喫過茶就飲可因心念否曰亦不因心念但應名與飲食不因心念易如過難處之事要做仔細籌度這箇顯然是心念如何說得不因心念先生曰此亦現量當籌度者即再四思惟也叫做不因心念當知籌度難處之事與喫飯應聲總是一樣

但在人有生有熟耳

圓覺經喫緊處在在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且道清淨覺相怎麽樣依若依則宛然能所不依則與佛旨相違此處好疑

知幻即離人人曉得而畧當些小境緣即昧而不知若眞知現前豈逐境去故須知得徹骨徹髓任他千境萬境展轉不昧始謂之知可見此知不在分別而在不昧問何謂眞知不昧答如遇物來觸

清響齋藏板

眼眼即自閉何曾分別來的是甚物又何曾思惟我要閉眼然却不覺不知自然眼閉了如此方名眞知方能通乎晝夜

先生嘗問人知是空華即無輪轉此知字是有心知耶是無心知耶有心則同情識安免輪迴無心則同土木何以能知學人透得此知字一關思過半矣

先生云往有問伯修居士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

何解者伯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病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語亦是病語

閱圓覺經四相先生揮扇語曰如此一柄扇說是我的乃我相說非我我的是人相說非我非人乃衆人公共的是衆生相又此扇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人的也不是衆人的而還有此扇子在乃壽者相

離了我便叫做人離了我人便叫做衆生展轉要離却離不得便是壽者故曰如衣敗絮行荆棘中
問金剛經云若人書寫一偈乃至爲人演說一句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實語否答曰經云若爲人演說四句偈等其福勝彼何以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令人所聽所讀所寫皆文字紙墨之相非眞經也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卽是觀之則令學人

刺血書經以至枯坐苦行等皆屬行邪道矣慧眼未明者多爲此邪道所累空糜日月徒費精神惜哉

問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今尊卑疎戚宛然高下如何得平等答汝若等親于疎等尊于卑即親者尊者之心先自不平當知平等便是無高下

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答辟之水也停於一泓則名死水流于江河則名活水今人之心住於六塵

皆是外心菩薩不住色聲等是爲生心

又有一友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先生曰我且問你此句是說工夫是說本體曰似指本體先生曰此是說工夫觀應字便見應者當也須菩提問應云何住佛答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謂人用功不當如彼而當如此也

問人心但起一念便即是住云何得無住既無住

矣又云何言而生其心答如教人閉了眼却要見面前許多色象也今人修行皆是有所住而生其心直饒一切無着亦是住於無着此句經稍認差了便同于無爲外道墮任病窠臼矣經中分明叫你生心只要你無住而生心即參禪者分明教你去參只要離心意識參

問般若無所不該何爲與五度並列答般若非離前五度即五度之不住於相者便名爲般若故金

剛經云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楞伽經有唐宋魏三譯今時所行唯宋譯但宋譯文艱澀而多脫畧不如唐譯七卷明暢不用註疏便可看如以唐譯謂不如宋譯則譯華嚴者即此人新華嚴不勝舊本百倍耶今講師家獨行宋譯者師家有講宋譯套本遂沿而不改耳

達磨西來時楞嚴尚未入中國彼時人唯知漸修達磨獨傳頓教恐人不信故指楞伽四卷可以印

心以彼經所言俱無階級故耳問楞嚴言信住行向等非漸修乎答此雖屬漸實非欲人人依此階級修也乃言人之進道淺深不同到此地位謂之信到此地位謂之住到此地位謂之暖項耳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未問者皆極微細事此有何義答譬之有人問言云何地動遂者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以尋常

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此若真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要緊那

凡看經於沒要緊處不必理會只理會要緊處看逐字逐句解則擔閣了精神且經中十分難明處姑置之到後來再看當自有徹時若目前强通其所不通亦是沒用的

維摩經以直心淡心爲首談蓋直心淡心是修行基址若無這箇卽如虛空無宅地矣

維摩經中螺髻梵王謂釋迦佛土如自在天宮亦
直螺髻所見然耳未盡釋迦佛土之莊嚴也覩下
文佛足按地所現莊嚴豈但自在天宮已乎
夫人眼前之存心即是將來之國土故維摩經曰
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菩薩有
直心深心故成佛時自有不諂衆生具足功德衆
生來生其國凡夫心有高下故見國土有坑坎穢
惡螺髻梵王則見佛土如天宮世尊按足則盡世

界如珍寶若此等者辟之其寶器食飯色有異矣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問維摩經云說法者當如法說又曰法同法性何謂也答法既無我人無衆生無壽命等又豈可說乎故曰說法者當如法說也法同法性者謂是法同於一切法以是法卽入於諸法故

維摩多是反說所謂入得魔者凡夫與道法相反
乃曰不捨道法而現凡夫煩惱與涅槃相反乃曰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餘俱倣此
棗栢說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原無此等人都是取
象釋迦佛亦據衆人見聞說有釋迦耳其實釋迦
未曾生未曾說法即如仲尼表高義顏淵表淡義
亦無是人棗栢此等議論非是破相之談實在是
如此

問何名表法答本事難明而借事以表揚之如易經畫卦正是表法畫無文義故隨他千事萬事皆可以卦象表顯至於爻辭象辭及繫辭皆明義理則所表有限矣

問肇論謂物不遷卽如今人搬家分明是彼宅中物遷於此宅何謂不遷答遷與不遷非動與不動之謂也若論遷則凡物皆有遷如這棹子置此房中不動至百年必壞則知此棹嘗新置時便時時

遷了如現在不遷將來何以頓壞即如人身髮時
時白面時時皺特人不覺如現前不白不皺將來
何以頓白頓皺故曰凡物皆有遷非關動也若論
不遷則凡物皆不遷蓋物物皆有現在在彼處爲
彼處現在正搬移時爲搬移現在移到此爲此處
現在是物物皆有現在故曰不遷問以理言覺不
遷易會以物言覺不遷難會答事理無二說物不
遷正是說理不遷物也性也非兩也說箇物即性

猶是多了一層雖說物不遷便是

一部宗鏡錄只說得一箇安心

問看宗鏡便覺快活至𠫭話頭便冷淡又覺費力奈何答宗鏡乃順事如放下水舟順快無量然未免有障悟門若𠫭話頭乃逆事如百丈灘泝流而上其間篙櫓簹笮文禁不用故𠫭禪者纔隔絲毫猶屬費力决無快活省力之理試觀逆流船只半里未到家須半里費力二三五步未到家須二三五步

費力又曰宗鏡錄乃叅禪之忌祖師公案及語錄乃叅禪之藥

西方合論一書乃借淨土以發明宗乘因談宗者不肯淨土修淨者不務禪宗故合而論之

自圭峯將宗教混作一樣看故後世單傳直指之脉不明多有以教中事例宗門者

小修云李龍湖般若甚深但道不勝習然自是寂音以上人

問李氏藏書大旨小修答寧取眞正的奸雄不取掩覆的道學曰學道人當看此書否曰學道人不看也罷蓋此書無筋骨人讀之反長其不肖之心徒令小人藉口凡看此書者欲人不可不具此眼耳若以爲訓則大錯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問如何是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答諸佛說法有響而無文響之所說者長文之所宜者短學人看經教能聽其響而不尋其文則盲却

平生用得着溪聲無文與山色無形其理一也今人遠看山似有青色近看之色何有耶

問有禪師揀坡公偈云聲色之中欲透身無山無水好愁人此何義答雲門欲打殺釋迦此何義自古宗師都是後面人檢點前面人何得將一二語遂定蘇公長短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唯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出宋人氣味

問龍樹自生他生無因生答即以眼與法言之若眼自生色便不消而前種種形質眼根中自有此等形像矣若色是他生則盲瞽人亦應見之既無自無他兩邊都是沒有的如何能共生譬如人說的兩箇謊合來做不得一句實話蓋惟兩邊有才能共兩邊俱無以何體為共無因生即不藉自他共而生也

凡經中垂訓俱無合頭語辟如高墻外有種種各

山勝水佛不說墻外有若干殊勝但教你築臺造
閣彼人依此營辦土木及樓臺成後高登一望自
然見得墻外境界矣

經教皆有權有實人不達其爲權往往牽纏固執
看不痛快唯祖師不認權教故單提實相擧人問
權教豈佛之誑語耶曰非也辟之小兒不肯剃髮
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菓品與你此
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不如是語則彼

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語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羅近溪書多說光景如有人
于此或拔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
人但初學人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羅近溪鄧豁渠與夫宗鏡錄都只引人進步耳過
關以後事俱未談及也試思豁渠云第二機不是
第一機然第一機畢竟是如何近溪云汝等即是
聖人言語動靜無非是者然又不許有知有識都

如何下手宗鏡錄中說執一切皆是的也未是執一切皆不是的也未是又有說一切未嘗不是但不可有所執也未是學人當如何始出得這窠臼

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於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唯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唯識者有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

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有已從蠢內見決然與餘
俱唾可見唾者是唾自己之見非唾物也又如鄉
人以彼處鄉欵罵此北人此北人若知怡然順受
若以罵彼土人其怒必甚矣可見怒者亦怒自已
之知非怒物也以此知萬法唯識是六識非屬
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
但執我故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忘

中毒求風時則慮第八識恒而不審雖持種子而自體常昧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爲自然老氏之學極玄妙處惟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是第六識也所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爲道也

問八識之見相二分何如答前六識即第八見分前五根塵即第八相分器界疎相分根身親相分七識謂之傳送者以七識無體外依前五內依第

八其實只執我一念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否答皆具譬如人有名趙甲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卽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爲趙甲則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則第七識之執我也[illegible][illegible]也識寂難別出今畧指其凡耳

凡人日間所見之物乃第八識所變故物物皆實夢中所見之物乃第六識所變故物物皆虛是[illegible]

凡屬第六識變者皆無力不可受用今人所謂悟解者皆六識邊事是以力務耳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識不曾分別花木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耶答前六識即第八見分前

五根塵即第八相分色聲等疏相分也眼耳等親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儒家說萬物皆備於我不如釋家說見相二分親切故見分相分該括無無盡妙義也

世界所賴以撑持者俱由根塵識假合也無塵則根無用無根則塵不顯無識則根塵不合也根猶母也塵猶父也根塵相偶而生識猶父母相合而

生于也故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

邵堯夫云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即唯識之旨

儒者但知我爲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事物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聽方有耳聞若無音響則無耳聞矣以至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

將從前所記憶者都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于我物有礙于我不知若論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容身處是空與我爲一合相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是地與我爲一合相夏飲水則不渴水與我爲一合相冬煖火則不寒火與我爲一合相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中謂之七大總是一箇身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答有兩箇則彼此相到今只有一箇寧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故

人生過去歷刼事未來歷刼事在如來藏中皆照得極分明在如定水中於樹影畢照特人爲識浪境風所動故不能見耳所以入定者能通宿命知

未來羅漢能前觀八萬劫後觀八萬劫皆是道也

問眼前鳥之飛魚之躍柳之綠蓮之紅種種形色當前我之眼識原未嘗動眼識與色相可分別乎

答只今眼觀翠竹時欲分何處是眼之界何處是竹之界如舉扇風中智者難辨故曰二即一切此如來藏也

問兀有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唯我愛一念依我

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即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七識以我為貪既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段八識如何斷得

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為第八識也記憶是第

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參禪不可在光景上求不可在知見上取有時得些好光景勿喜有時失却些光景勿憂有時自見得些道理勿將他認作學問總只話頭上挨將去餘俱莫管

問歇下念佛便去妄想如何處他答念佛亦是妄想李長者云上乘總是昏沉菩薩不出妄想問參

禪亦屬妄想否答若無妄想何以參禪
凡夫以有想爲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爲心又進之
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爲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
嚴逐處破之
根身器界影也世人有疑離眼耳鼻舌身意則寘
然無知殊不知六根影子尚然靈覺何况眞性
日間妄想夜間夢想總是一箇蓋昏沉是妄想之
子試觀人日間塵勞重則夜間昏沉重可知也

問妄念紛飛甚爲可厭奈何先生曰汝厭妄念之念是妄否答亦是妄曰汝但除厭妄之念纔是學

問進步處

問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此義何如答念是賊子覺是賊魁除却賊魁賊子何依此覺乃是妄覺蓋前念起固是念而後念覺亦是念終是以賊逐賊

問不怕念起只恐覺遲又如何答此所謂覺非時時覺照之覺此覺即悟耳

問塞情止念固非工夫若縱情恐亦未是答止念縱念總沒相干汝若源頭清切自無此等問

佛喻五陰之中都無有我譬如洗炙狗相似洗得止剩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在其中此喻絕妙令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爲所得謬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小修云凡作道理照管會則不可若尋常散去收來自合如此雖然只可放下不專在收來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初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連日在敝舍聚首並不見一人走入我閫內去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又令在座者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髯不相礙非必忘其爲髯始得自在即此可見是天然忘懷不須作爲

問古人有牧牛歌謂須索頭時在手又云三人
草去驀鼻拽將回又云東邊去不免食國王水草
西邊去不免食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此等
語或是念起即覺覺之即無耶答此等垂訓皆與
南泉斬貓靑州布衫竹篦子話一樣若如你恁麼
會乃二乘小法非上乘宗旨也要知有心照管固
是犯人苗稼有心不照管亦是犯人苗稼于今盡
大地是箇露地白牛盡大地是箇索頭却將他放

在那裏去收在那裏來

問王龍溪貴默識大慧戒默照此是何別答識者記也常人之記必在言語文字上今云默識則言語道斷正是參禪之學也默照乃以意識照管本體者令人畏落空不能默識多走了默照一路蓋默照其收功易見効但究竟極處不過到無想天止矣此正與參學相反者故大慧痛以爲戒

問想念澄清覺得放曠自在此是入路否答爲無

記曰此境靈瑩豈是無記曰正是意識邊事覷看
可坐在此曰到此田地無可用力有何方便曰古
人語錄只說於無可用力處要你着力並無方便
與人辟如平空要登天豈有梯子接你但凡坐在
一光景古宿早已與你破除工夫到此方知語錄
之妙
問何謂昭昭靈靈的禪答凡認意見認光影者皆
是鄧豁渠說邵堯夫弄精魂亦為他認受用快樂

之光影非率性之眞樂耳
問吾今如在日月光影中行何如答凡在光影上
會者皆非也光影不可常久之自滅如小兒戀本
刻果子相似
小修病月間步於庭嘆曰晝又看不得飯又喫不消
化心中又東想西想只得散行幾步去與友閒做
此閒思亂想將若之何答妄念起時不隨逐不止
之故曰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初學道者能依此觀

妄念但見此心十分不好因圖謀計較强欲念頭停息不知念本至圓如何肯依你停息徒自勞耳

先生曰止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碎之夜間睡不着强欲安排睡着益發睡不着了不如放開一步便自睡着矣

問吾輩有時或意思清泰或身子輕安何故答此皆苦參念頭逼得身心無力運轉以故塵勞暫息非究竟法我昔爲吳令時或有日早間僉押問事

作揖各項雜事冗極疲勞至退堂時便覺身心無量暢快百念不行蓋是意根疲勞之極暫得休息是斯光景耳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答汝想今年生兒子否曰豈有此理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小修云予見某執情念初起名第一念某執好念頭爲本體夫好念惡念總不離念念頭初起獨非念乎總之與本體不相干

問情念時來打攪奈何答汝怎麽只在意識上建立曰某巳知意識是妄斷不依之建立矣只無奈他往來何曰只此無奈他往來便是建立又問不許他往來如何曰亦是建立

人心未有無念時此妄念决無有方法可治他惟有悟了源頭方可破之悟無方便參禪其方便也參禪無方便提話頭其方便也提話頭不要註解不要明白不要忘了絕與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

相類今人只於妄念起時方舉話頭以對治妄念便是忘之時多矣

或云學人不必參禪只隨處正念現前久之自當悟入答汝將以何者爲正念耶將以眼見耳聞爲正念耶以鼻齅舌嘗身觸爲正念耶以意想爲正念耶夫不參禪而求正念現前者修至精明湛不搖處止矣然總是根塵邊事惟透悟根源則那伽常在定正念時時現前矣

清響齋藏板

出得依傍便好如今都是依傍成事如何得休歇最要緊是不落有無不落根境如此方教做眞工夫

問意識不可用矣如今參話頭豈非意識耶小修云不然所謂意識者乃是情念行得去想成箇道理分別也今話頭無道理可解無情想可行豈得名爲意識

問貪嗔癡習可斷除否答世間凡有根者可拔若

水上浮萍如何斷斷除子每見學道之流自謂習氣已除或過一年半載遇境來依舊一樣可見習氣非易斷除者

今人不求最上乘單欲除習氣不知喫飯亦習氣也睡眠亦習氣也僧家有打七者喫水齋者至期完之日依然喫飯睡眠則習氣可除耶

喜怒哀樂不能爲害爲害者在喜怒哀樂之所以然所以然者只在一明字因有明自一念故有喜

怒哀樂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擔糞此是明之爲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箇明字使得不自在故楞嚴以明爲無明之本叅禪人不要走明白一路正爲此

世人營生路有廣狹而心之勞逸頓分家有百石之儲者營生路寬朝夕經營卒無停息乞丐無來日之需營生路狹終夜鼾睡自如也即是而知學道人眼前百事不如人正是快活處體面愈好牽

緋愈多

問學人有刺血書經事當爲否答此乃求福德事眞正學道不必爲此也

問却睡魔是工夫否答瞌睡時便睡一覺則醒來有精神好条禪安用不睡與其坐而妄想不若睡而無想令不治妄想而治昏沉庸知昏沉卽妄想之子耶

問牛山打七何意答初意爲欲求諸莖䒷如智者

法華懺之類今人徒以身受箠楚疲勞之極六根
雖作得輕安然過此與常人一樣竟無絲毫得力
其失本意甚矣問設若證得神通三昧何如答縱
使證得亦只耳聞得極遠眼見得極高其於人譬
則遠視近視而已於本分事何交涉
問古來諸師何爲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
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脚夫一日能走
百餘里我却不能此此脚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己所

清響齋藏板

能者爲本等巳所不能者爲神通其實不甚相遠修行之事凡涉濃艷者久之必厭如念經苦行之類是也惟叅禪一路其味甚淡而駸駸有進步處難於丟手故曰淡而不厭

有一諸生祝髮後身懸百結足着草履跋涉山川先生曰人看你太寂莫我看你太熱鬧好穿朽敝與好穿齊整其心是一樣總是箇要熱鬧的意如此行去必不能久不如平淡爲妙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此及其後連自已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若若行可成道則地獄受無間之苦何不成道若不食可成道則餓鬼不聞漿水之名何不成道

問釋迦佛何用六年苦行答爲外道之苦行者假此以懾服之令日參禪之輩皆謂此事不可求名不可求利冷淡之極不如禪定苦行講讀書寫之熱鬧可以動人俱外道之見

學佛法者止可學其本宗不可襲其行事以其事迹止可行於西域而不可行于震旦也設釋迦當時托生震旦亦必依震旦行事佛豈固執不通如之人乎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巴臭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脫脫落落收放自由亦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達磨西來只剗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剗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剗除修禪定及說道理者

閒看經論多有不明何以明之答即使你句句講明了亦有何用能抵得生死麼楞伽經說文字語

言乃咽喉中轉出偶爾成文畢竟無益於人如我震旦國語至朝鮮琉球便通不去可見文字力弱即異域不能行況生死分上

問心服未明者似當潛心講席辟如無病人固不必服藥至有病人亦須服藥乃是答一切義解非參禪之藥乃忌也故參禪當去忌藥忌同服藥便不靈

問道理未能盡透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那

件是有道理的試舉其近者來說如每日飲食喫
下即消爲大小便利是何道理又如男女婬欲想
來是何道理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
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來其母胸前便有白
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脉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
所管臟腑各與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
以爲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之
書諸佛教典亦無道理乎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

常行畧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嘗不同如中國以守身爲孝之理外國有親死者其子以刀割自已面爲孝父死也割一條痕母死也割一條痕面上無刀痕者便非孝便有許多不孝報應出來則是彼國之天且不能違人情爲理而聖人可知矣諸佛經典乃應病與藥無病即不設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耶故我謂無道理謂無箇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者人雖執着道理所以

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耳再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靑靑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天果有盡否地之下有地地果有窮否天可呼爲地地可呼爲天男可呼爲女女可呼爲男若初安名時以地作天以天作地今人亦依此爲理了只因天地君臣等名字從古來如此稱呼今若顚倒呼之人卽

以爲沒理矣

問理無一定不可思議如今人作詩作文分明是有思議有道理此又何如答今人所習用之字不過數千而古今來詩文竟無一人相同此是何理

問天地間事皆謂之不可思議耶答悟人知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人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

自家以知見入及以知見棲人者此荷澤圭峰一

清響齋藏板

路的學問

在經論上求通者乃聲音邊事也自謂有箇見處

只口中說不出者乃意識邊事也